

# 高考，那些曾被追捧过的热门专业

■唐娜

每年高考录取，热门报考的专业，多半会成为坊间的谈资。高校受热捧的专业，被认为是社会未来就业热门的风向标。这种看法不一定科学，但或多或少反映着未来精英们对社会的一种期许。当然，其中不乏实用主义的学业选择。有意思的是，广东今年的高考录取中，华南农业大学出现了火爆的情景，提前批次招生一改往年缺档的尴尬，以往招生不理想的兽医专业报考人数激增，动物科学、植物保护、草业、农业机械化等曾备受冷眼的专业报读均超过计划数。

华农的这些专业之所以成为宠儿，是考生们猜想，未来生活中对这些专业人才的需求，

可能大于其他学校的其他专业。看上去，城市宠物、农村畜牧、城市绿化、农场农机等等，都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。其实，历数那些年曾被追捧过的专业，还是有些意思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恢复，人才匮乏，什么专业都畅销，只要是大学生，都受欢迎。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，外贸、外语备受青睐。九十年代初则金融、法律、会计、税务被普遍看好，此后建筑规划、传播广告又盛行一时。新世纪之后，经济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又曾被看好。至于理工科，也经历了从自动化到计算机技术到化学医药、生物工程等联袂受宠的过程。

哪怕只是粗糙的历数，也能看出，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脉络。社会的优才，始终是冲着社会需求的热门就业岗位

去的；人才的流动，最终是向着具有广阔就业空间和上升机会的领域奔去的。不过，从目前每年就业情况看，大学生们选择专业的初衷，与社会的就业需求，并不总是恰好配套的，往往出现错位得离谱的情况。看看每年毕业季里，学校和毕业生使尽法宝找工作的“盛况”，并不亚于“春运潮”，这说明，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中，学业与就业两者之间，接轨不畅，这是政府及公共管理中值得重新审视的迫切问题。

在我们的公共服务字典中，往往把大学生就业与普通社会就业分裂开来看待，仿佛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，但事实上，大学生就业也是社会就业的组成部分。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大学学籍是个开放的系统，学生们并不一定毕业于才能就业，很多的学生得到学籍之后，也

可以保留学籍先就业，获得一定工作经验之后，再回来继续学习也未尝不可。这样的制度设计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毕业季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峰值问题。而对于那些先选择就业的未毕业大学生们，在心态上又没有与社会就业人群的疏离感，毕竟，还没混上学历，就业要求也会适度降低。本科教育，在现代教育中，依然是素质教育的部分之一，是专才教育的预科而已，所以大学所提供的学习机会，应当是宽进严出。至于社会的用工制度，也不必把大学毕业生看做一种资格，其实，那不过是学习的经历而已，肄业和毕业，都是一个过程。很多人都把大学毕业生看做在社会里向上流动的一个跳板，但是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，人才流动归根到底还是以能力作为基础的。

## VIP 厕所

■文/言者 图/春鸣

广州王小姐去丽柏广场逛街，在商场2楼突然内急，却被挡在厕所门外。原来，该厕所为“会员专用”，需刷会员卡才能进。最后王小姐在商场4楼才找到普通厕所。据了解，想要成为该商场会员，需当日消费满2.5万元或半年内消费满5万元。上厕所要刷会员卡，此做法引起了顾客的争议。

人类社会，大约始终是有等级的。古时，从皇亲贵胄到卑微小民，无论衣着还是出乘，甚至礼乐等，都有严格的等级设置，僭越了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即便如此，似乎也未听说过厕所分等级的记载。然时至今日，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，在公共场所，居然冒出了“贵宾厕所”的玩意儿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商家的如意算盘或许在于提高VIP客户的地位，以此招揽生意，固然精明，但顾客是否会因“内急”而豪掷重金加入VIP行列，却是不靠谱的事。而商家却可能因此得罪诸多潜在客户，实在是未必划算的买卖。



## 走出空调屋更容易贴近群众

■赵丽

高温愈演愈烈。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，赤日炎炎，山东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。连日来，高温热浪已经席卷了全国许多地区，有的地方最高温度甚至超过40℃。

炽热的太阳烤着谁都难受，不过，对那些一线劳动者、家境不太好的老百姓来说，这种天气更难熬。实际上，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温也是种灾害，不能满足于不疼不痒的应对。领导干部可不能老呆在空调屋里，把“高温经济”、“冒酷暑、战高温”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，应该多体验一下群众的难处，争取拿出更多“清凉”的行动来。

每到酷暑时节，从上到下通常会采取各类劳动保护及防暑降温措施，但遗憾的是，有相当数量的措施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，最后流于形式，不了了之。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，部分公职人

员，尤其是领导干部未能和老百姓感同身受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事实已经证明，高温达到一定程度，对老百姓生活、工作造成的困扰是很严重的。远的不说，在今夏出现的高温天气里，中暑、热晕的案例已经出现。2010年8月前后的那场高温天气，甚至夺走了多位户外劳动者的生命。

不过，当下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，只是把高温应对当做例行公事来抓，该吆喝时吆喝一下，对待高温远不像对待台风、洪涝、暴雨那么重视。许多领导干部有这样的思维：高温虽然折磨人，但“忍忍就过去了”，不必搞得多兴师动众。有些地方甚至还要发挥战斗豪情，把“冒酷暑、战高温”当成职业精神来提倡，甚至把高温视作拉动消费需求的商机。

面对群众提出的高温补贴发放不到位、纳凉消暑场所少、绿树消失太快等意见，有些人甚

至认为这是“娇气”的表现，“以前啥都没有时怎么能习惯？”当高温下的劳动保护、民生诉求和招商引资、地方GDP发生冲突时，他们对前者更是提不起兴趣来。

说到底，虽然在同一个太阳底下，但由于身份、职业和贫富的不同，高温对个人造成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。露天劳作和呆在冷气房里肯定不一样，一直吹空调和没空调也不一样。如果平时“深居简出”、晒不着太阳，自然很难体会到高温对普通家庭造成的苦恼，也摸不清应该做些什么。

现在显然已经过了不顾个人的尊严、健康，一味让人们在高温中比拼忍耐力的时代，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走出空调房，多去体验老百姓的难处，将心比心，看看烈日当头自己是不是忍受得了，看看老百姓最需要什么。眼下还没入伏，今年的高温天才刚开了个头，有些事情要做还是来得及的。

## 学生游泳政府给“高温福利”

■周稀银

记者最近从武汉市体育局了解到，从本月11日至25日，武汉市35家指定游泳场所每天将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四个小时，这已经是武汉市连续第五年由政府买单，让中小学生免费游泳。

高温酷暑，孩子们到哪里能既经济又安全地消暑享清凉？武汉市数十个游泳场馆的免费开放，无疑是全市中小学生的一次高温福利，而这个已持续了5年的福利，显然是政府买单的结果，其意义可谓非凡。

一提到中小学生的游泳问题，必然涉及到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馆严重不足。我们当然希望各地政府都能在民生投入上注重孩子们

无处游泳的问题，投资建设一定的游泳场馆。但我们从武汉的政府买单来看，显然亦可以走利用社会资本之路，援引已经建设的公办或私立的游泳场馆力量，作为中小学生暑期游泳的必备场所。政府只要投入一定的类似“场租费”，而无需再投入大量的场馆维护成本，即可为全市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服务，这样的福利不仅显得量力而行，并且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每到夏季即成为中小学生溺亡的高峰期，有的是因为学生不会游泳而意外落水身亡，也有的是孩子们没有专门为之内配备的游泳场馆，最后选择野泳方式，结果频频发生溺水死亡事故。而政府通过集中买单的办法，不仅是为更多孩子学习游泳技能带来了动力和

提供了场所，而且更是预防他们野泳出现不测的最为有效的形式。这样的人文关怀是细微的，但更是大有可为的。我也相信，通过5年来的政府买单，武汉市的中小学生意外溺亡事故数量定会大大降低。

学生游泳，政府买单，可谓简单易行，而实际效果更是不可低估。既然武汉市政府已把这项福利发放给全市中小学生5年时间，那我们其他城市是否也该尝试推行这项“低投入、高产出”的社会福利呢？关心孩子们的游泳问题，并以政府买单的形式形成惯例，其功效近的当然是提供学习游泳场所、减少中小学生意外溺亡事故的实际收效，但远的却是增强中小学生体质、推进全民健身运动、提高素质教育成果的必要投资，意义非凡，功莫大焉。

## 贺江污染 莫再浑水摸鱼

百姓观点

■付瑞生

广西贺江污染事件持续发酵。环保部专家7日在发布会上说，从贺江马尾河段河口到广东省封开县110公里河段，中间还有个合面狮水库，水体都受到镉、铊污染，不同断面监测到的超标范围不等。截至6日晚监测数据，镉浓度最高超标5.6倍。

上游广西云南镉污染，下游广东港澳遭殃，并不是头一回。当年云南有两个司机把几千吨毒铬渣倒在珠江源，广东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，司机倒毒渣毕竟是偶然事件，而此次的贺江污染事件看上去并不偶然。因为，最新报道称，贺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，当地已排查并断电关闭112家包括部分矿厂在内的企业，对其中50家可疑企业取样调查，尚未确定污染源。

也就是说，上次只有两个嫌疑犯，如今有100多个嫌疑犯，排查起来自然困难。这就好比三十六计中的“浑水摸鱼”，几百个小矿企沿江一字铺开，安能辨谁是雄雌？当然我相信这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一直如此。如报道所说，地方监管部门曾清理整顿过，半年前贺州市还特别开展了“清洁江河”整治行动，断电关停了部分小企业，但后来又“死灰复燃”，部分企业还伪装成民房，私自拉电开工，夜晚偷排。

如果不是此次排污突然放量，哪会摊上大事儿？或许按照一些专家的一贯解释，只要矿物质不严重超标，过个“7到15天”，就又是无毒无副作用的山泉。抑或公众真正该追问的是，浑水摸鱼的是这些无良企业，还是地方政府？贺江污染到底是毫不知情，还是你情我愿？

当然在污染治理中，“同饮一江水”的伙伴之间最难达成一致。譬如当年的莱茵河治理。从1963年沿河各成员国虽然签订《伯尔尼条约》，到1986年桑多兹事件爆发，数百公里河面被剧毒化学品染成红色，动植物全部死亡，下游所有水厂被关闭。沿岸各国早前投入的数百亿美元一夜付之东流。于是，各方痛定思痛；除建立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，建立健全了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外，就是赋予处于最下游受害最大的荷兰最大发言权，因为下游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能敦促各国执行决议。莱茵河从此重获青春。

落后地区要的是GDP，发达地区要的是碧海蓝天，各有诉求。在此何妨学一学“莱茵河模式”，在机构协调，有效监督外赋予下游最大发言权，构建出流域治理的“贺江模式”。治理当有清晰的角色定位，各方再如此浑水摸鱼下去，罪莫大焉！